

國粹學報

庚戌三號

宣統二年三月二十日

第 六 年

原第六十五期

國粹學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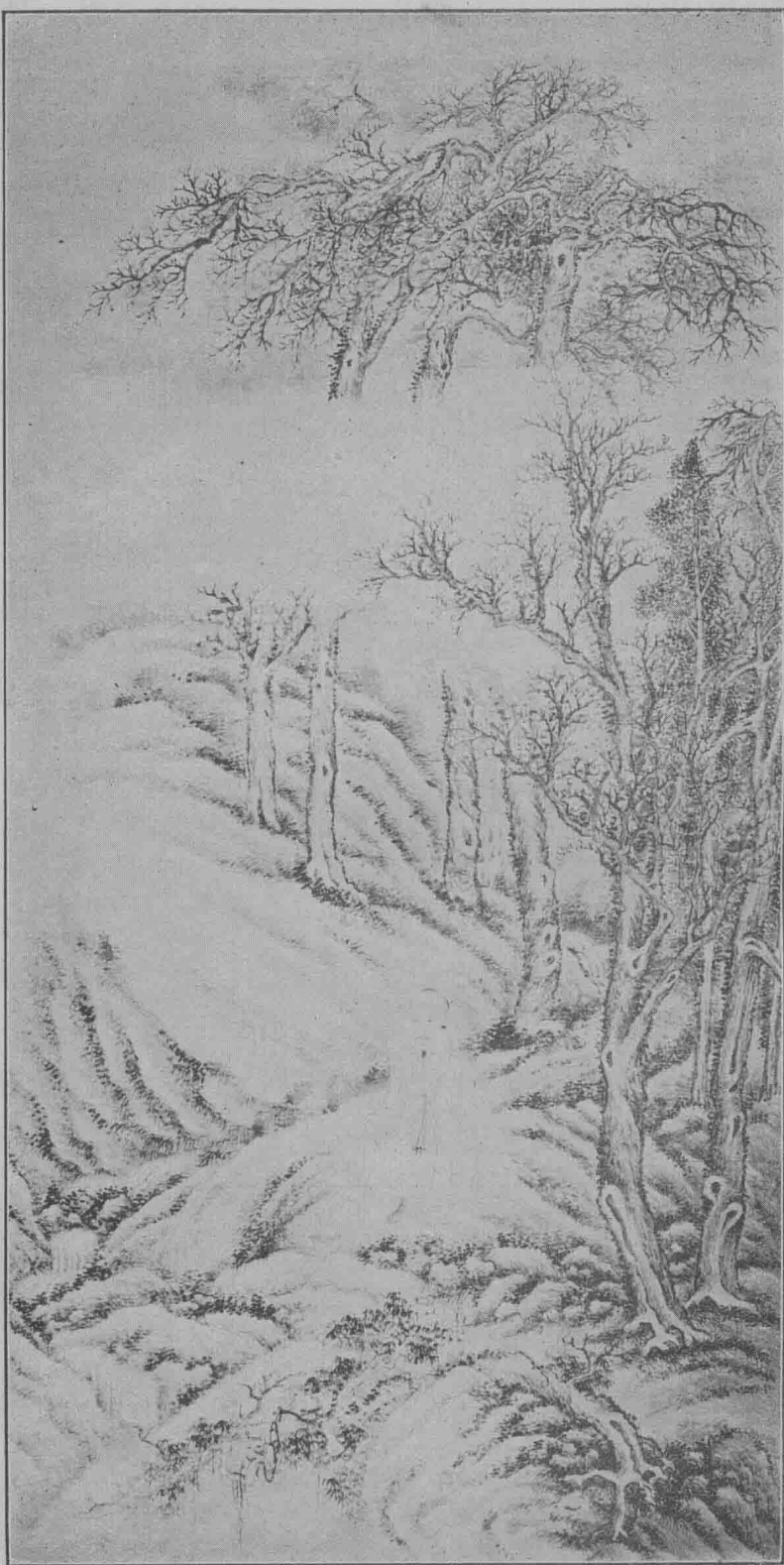
庚戌第三號

每月一回

二十日發行

宋 牧 仲 林 壑 觀 泉 小 像

紙本無畫者名款浙江朱氏藏



錢南園先生尺牘
卷之四

先生之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其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

先生之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其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

先生之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其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

先生之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其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

先生之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其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

先生之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其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

先生之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其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

先生之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其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

先生之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其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

錢南園先生小像

先生之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



先生諱溫字義注號南園常熟縣人。其父應官通政司判使降主事。溫授御史。年六將同邑王愷素先生之門。誦其教。生平正直之學。端於本。其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

先生諱溫字義注號南園常熟縣人。其父應官通政司判使降主事。溫授御史。年六將同邑王愷素先生之門。誦其教。生平正直之學。端於本。其於人，其情最厚。其於物，其心最公。其於事，其志最堅。其於學，其心最切。

漢陽泉使者含嘉鑄銘字一十五磨者四字



山東濰縣陳氏簾簪所藏器

像造年元平武齊



右齊武平造象在大谷摩訶庵寺趙君雲往
遊橋溪因貽扣本 光緒癸卯冬仲子襄記



明黃貞父草書五言絕句

醉亦不為酒眠
亦不作夢千
秋夜何其清
名得石并

黃汝亨



風 雨 樓 藏

漢書韋小廟碑郭在任年白與伯恭大夫見朱竹君時原出此書伯恭鈎摹刻於都門今見錢宮詹車折所收世道堂小戴禮本有唐書文就諸人題名尤為神妙正如朱竹君所云有唐心軌能之善也永隆庚戌歲十月錢唐翁希品於錢寧官署

張玉川仿南田晴川勝圖



南田晴川勝圖其生平
竟之作題云遠游建江陰晴川樓
白雲黃鶴遠洲洞隱子松亭間故
其時地肥潤草木有根左溪波
泊洲二三水閣石路迢迢舊江流
如夢寐上能數年以拓地也

張棟字鴻勳號玉川吳江人私淑王原祁用乾筆不喜設色博學工詩文家貧力學遊京師入太學公卿推重之乾隆辛未聘纂

南巡盛典著看雲詩稿

江震續志稿

畫徵續錄

古檀詩話

國粹學報庚戌第三號目錄

畫像

●宋牧仲林壑觀泉小像

●錢南田尺牘附小像

金石

●漢陽泉使者舍熏鑪

●齊武平造像

墨蹟

●明黃貞父草書

●黃小松隸書

畫

●張玉川仿南田晴川攬勝圖

博物圖

●櫛四種

通論

●駁皮錫瑞三書

經篇

●中庸補注

史篇

●明史雜著

子篇

●賈子春秋補釋

文篇

●杜詩證選

●袁碧齋詞話續錄

美術篇

●優語錄

●宋大曲考

●天籟閣珍藏名畫記

叢談

●香東漫筆

撰錄

●牧翁先生年譜

藏書志

●漁洋精華錄 午亭文編 楞嚴經疏解蒙

鈔 廣宏明集 高僧傳

紹介遺書 ●熾煌石室遺書

報告 ●國學保存會報告第四十五號

本報庚戌價目表 一律統收大洋

全年十二冊	上半年六冊	下半年六冊
-------	-------	-------

報資三元五角	報資一元八角	報資一元八角
--------	--------	--------

郵費五角	郵費二角五分	每冊零售三角半
------	--------	---------

代派五分起	報資八折	郵費無折
-------	------	------

●詞錄

鄭文焯

王國維

王國維

沉周頤

通論

○○駁皮錫瑞三書

(續六十四期)

章絳

王制駁議

王制者漢文帝使博士刺六經爲之見于史記盧子幹從其說而鄭君以爲在

赧王後說已晦昧或言博士所作有本制兵制服制諸篇史記索隱說又有望祀射

牛事

見封禪書

今皆無有是本二書也不悟經師傳記時有刪取其文卽今樂記亦

不及本數則王制瘡可知先師俞君以爲素王制法蓋率爾不考之言皮錫瑞

信是說爲王制箋所不能通卽介恃素王以爲容閱案周尺東田之文非孔子

作甚明其言制祿又參半本孟子孟子自言去籍以後其詳不聞

孟子王制說略可信者曰

上祿四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案古一升當今二合周禮

斗四升四勺也兼有麻豆在內故得此數食七十二人者爲二千二百一十

斗四升四勺也兼有麻豆在內故得此數食七十二人者爲二千二百一十

二千一百六十斛數皆相近晉語言卿一旅之田大夫一卒之田一卒百一

旅五百人。則卿祿五大夫。百人。則三千七十二石。五百人。則萬五
千三百六十石。視漢制。皆加三分之一。視王制。說卿則略爾矣。當孔子時。周
典猶在。縱欲改制。不當適與孟子所略聞者同。尤瀆亂不經者。以爲天子之官。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非孟子所說。而與昏義尙書大傳春秋
繇露白虎通義相扶。案周禮三百六十官。非徒三百六十人也。官各有正。有貳
有考。除胥徒府史婦官不計。約三千人。而鄉遂郊野之官。不與官之以事別者。
一官無過十數人。官之以地別者。一官率有千百人。故鄉遂凡二萬三千八百
七十二人。郊野凡六千五十八人。今云百二十官。徒有百二十人。何其昧于設
官分職之略也。每官不止一人。而方面親民之官。一官必至千百人。斯乃設官常法。異代所同。雖有垂知弗能易也。周禮天官太
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此十五人者。所謂正
貳考也。六官則九十人。若以此率都九卿。當一百三十五人。此徒總攝維綱之
吏。未及衆職也。今王制除三公外。徒有一百十七人。若如大傳所說。每一卿三
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如此一卿之正貳考。凡十三人。略與周官相
比。九之爲一百十七人。自此而下。別事爲官分地置吏。俄空焉。王制亦說有大

樂正大司寇市太史諸官不在卿數。又非卿之貳也。若每卿三三以爲佐。雖大樂正諸官亦無所容矣。若言大夫參卿。元士參大夫。非如周官正貳考之制者。是則百二十官各爲正長。九卿之寺徒有正卿一人。更無僚屬爲之贊助。其叢勝不已甚乎。又其所云。命鄉論秀士。命鄉簡不帥教者。移之郊。移之遂。鄉與郊遂將置吏邪。其無吏也。若無吏者。命鄉則命何人。移郊移遂復命何人督錄之。若置吏者。親民之官。因地而分。其數必逮千人以上。安得徒有百二十人也。余以王制昏義書大傳春秋鯀露皆不達政體者爲之。名曰博士。而愚莫甚焉。錫瑞又欲移其愚于孔子。謂之爲後王制法。案漢官四百石比古元士。故叔孫通制朝儀。吏六百石以上。乃得侍坐上壽。其下卽不。所謂朝不坐燕不與也。今以百官公卿表百官志校之。除去三輔諸職。在朝者尙一百五十餘員。皆在四百石以上。而博士議郎之屬無員者。猶在其外。宦者亦不與焉。所以給用者四百石以下。自三百石至于斗食。其爲贊助者尙衆。今王制言王朝命吏。下至元士而止。以此爲漢制法。祇令曠官廢事耳。且王制封建制也。然千里之內。亦有鄉

遂縣內九十三國外有方百里之國六十四方十里之國九十六以祿士以爲
閒田此處遂無吏人領治之邪王制之縣內比漢三輔若閒田無官者則是欲
漢廢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以下也循王制之法行之無不亂治施之無不曠
官百世可知博士本謾訑不練政事鄭孔蓋未能彈正皮錫瑞又曲解之其言
有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鄭君說之以爲官者謂其文書財用御
者謂衣食正義曰百里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爲二百里卽如是是天
子私用二十四倍于經費之數雖夏癸商辛之政未至從欲廢治如此也其言疆
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
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案堯典所言疆里北至朔方南訖交趾東
至碣夷漢遼西之域也西至西卽漢之鮮水王莽號之曰西海今所謂青海也
西鮮青聲之轉一周官經略亦方萬里九州之內則方七千里縱以周官爲不可信燕
召公所都卽今宛平北得涿鹿今宣化之城出恒山之北矣齊景公欲遵海而
南放乎琅邪魯亦奄有龜蒙皆地盡東海矣博士不考地望欲擴燕齊于九州

外。孔子生當周世。必不欲割冠帶之地。以資熏鬻。嚴貉也。今文說亦或言中國

方五千里。此雖不達周制。猶痛王制所說。錫瑞則云。三千里爲平土。可耕者。餘

二千里。在山陵林麓。三分去一之內。

此本白虎通義而誤

按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

方三千里者。乘方爲九百萬里。故得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本未去山陵林

麓以下也。又五千里者。乘方爲千里之地二十五。三千里者。乘方爲千里之地

九。若依五千里數。三分去一。猶有方千里之地十六。方百里之地六十六。方十

里之地六十六。安得遽削至方千里之九乎。此殆三分去二。非三分去一也。錫

瑞雖麤獮。猶宜略識畫方之法。何乃荒忽至是也。然則王制者。博士鈔撮應詔

之書。素非欲見之行事。今謂孔子制之爲後世法。內則教人曠官。外則教人割

地。此蓋管晏之所羞稱。賈捐之所不欲棄。桑維翰秦檜所不敢言。誰謂上聖

而制此哉。抑今文家之說。皆謂漢立公羊。上應聖制。今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

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言崇五術。立五教。不言順素王春秋。若王制

爲孔子所定。則漢立公羊春秋。乃不應孔子意也。今文家又意言春秋斷獄。洪

範察變。今王制云。破律以亂政。殺假于鬼神。卜筮以疑衆。殺夫漢律所不著。而以春秋爲決事比。是破壞漢律說。遼東高廟之災。以爲當誅大臣。見蟲食木葉之變。以爲當禪位。公孫氏是假于鬼神。以疑衆。然則仲舒論死。哇孟刑誅于王制。適爲應辟矣。爲今文而尊王制。祇以自斃。夫何利之有。錫瑞于此。蓋未之思也。

春秋平議

春秋始萌芽。蓋在厲王流彘以後。詩序所謂小雅盡廢。孟子所謂詩亡。故年表

始共和。明厲王以上編年之書。未作文不足徵。詳原後百餘年而隱公攝位。魯

之春秋由此始。百國春秋非同時俱起。亦猶變風始作。每君子修之。猶曰述而

不作。蓋因周典以緯行事。非有創制之論也。皮錫瑞以爲春秋本無凡例。此左

氏先儒所同。余謂左氏春秋故訓。宜從漢師。凡例宜從杜氏。何者。孟子有言。其

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按公羊傳亦云。春秋之信史也。

者爲之也。其詞則此有罪焉。爾與孟子文有異同。要之公羊本孟子非孟子亦略公羊桓譚云。左氏傳後世百餘年穀梁傳始作公羊又在後。然則穀梁子亦略